

# 從史詩《加嶺傳奇》 試探藏族庶民之漢地印象

張之傑\*

## 摘 要

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是流傳藏族民間的說唱文學，經常說唱的有三十幾部，《加嶺傳奇》是其中一部。加，指加地即漢地；嶺，指格薩爾王之嶺國。《加嶺傳奇》敘述格薩爾王前往加地除妖，從中可以看出藏地庶民對漢地之認知，也可看出社會劇變之前，藏地視漢地為上國，漢藏關係相當融洽。本文附帶發現，《加嶺傳奇》所依據的抄本，記錄整理年代應在康熙六年（1667）之後，較漢譯本譯者徐國瓊先生之考訂為晚。

關鍵詞：格薩爾王傳，加嶺傳奇，民間文學，漢藏關係

---

\* 張之傑，字百器，資深編輯人，業餘從事寫作，並研究科學史，為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委員，另研究美術史、民間宗教、民間文學、西藏文學等。現為本校通識中心兼任副教授，擔任中國科技史、生物的演進等課程。

# A Study of the Epic *Jia-Ling Legend*—the Tibetan Impression on China Before 1950s

Zhi-Jie Zhang \*

## Abstract

The Tibetan epic King Gesar is the folk literature circulating in Tibet and Mongolia. It is said the epic has more than 100 volumes, and that 30 volumes of them are sung frequently. Jia-Ling Legend (China and Ling Country Legend) is one of them. Jia means China, Ling means King Gesar's Ling Country. This epic narrates King Gesar's heroic exploits of killing the evil ghost Queen in China. From this epic, we can see how Tibetan common people respect China.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are friendly and harmonious before 1950s.

Keywords : *King Gesar*, *Jia-Ling Legend*, folk literatur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

\* Zhang Zhijie, senior editor and science writer. His major studies are science history (he is a member of Science History Committee of Academia Sinica). He is also interested in art history, folk religions, folk literature, and Tibetan literature. He is a part-time associate professor in Shih Hsin University, teaching Chinese Science History and Biological Evolution.

## 壹、前言

《格薩爾王傳》是發源於藏族，流傳於藏族、蒙族等地區的口傳英雄史詩，初步統計有一〇六部<sup>1</sup>，總字數很難統計，經常說唱的《天嶺卜筮》、《英雄誕生》、《賽馬稱王》、《降服妖魔》、《霍嶺戰爭》、《姜嶺大戰》、《丹馬青稞國》、《門嶺之戰》、《珊瑚聚國》、《大食財國》、《蒙古馬國》、《阿乍瑪瑙國》、《卡切玉國》、《香英雄珍珠國》、《朱孤兵器國》、《取雪山水晶國》、《阿塞鎧甲國》、《米奴綢緞國》、《加嶺傳奇》、《安置三界》等三十幾部，就有一千餘萬言<sup>2</sup>，不愧是世界上最長的史詩。

《格薩爾王傳》各部獨立，但互有疏鬆的關聯，整體故事在於敘述天神降世；賽馬會上奪魁，成爲嶺國國王；降服妖魔，救回王妃；與各國交戰，威震四鄰，取得各種資源、寶物；晚年禪位其侄，重返天界……。

如同印度、希臘史詩，《格薩爾王傳》也是經由長期口傳形成。然而，印度、希臘史詩在一兩千年前固定爲書面文學，不再演化、發展；《格薩爾王傳》自起源<sup>3</sup>以來，除了若干名篇，大部份不甚固定，即使是較固定的名篇，說唱時也會隨時有所增減。

《格薩爾王傳》的形成和流傳在庶民間進行，和西藏傳統社會的上層結構——喇嘛及王公貴族——基本無關。西藏政府曾將《格薩爾王傳》列爲禁書，以免僧伽馳騁於稗官野史而荒廢正業<sup>4</sup>；學者、作家則視之爲下里巴人，並視其表現手

<sup>1</sup> 王沂暖〈再做一次不完全的統計——藏族格薩爾王傳的部數與詩行〉，《格薩爾集刊》第一集，頁184-211，1985年。王先生於文末說：「統計其不同的不重複的本子，前後按順序排列，共得106部之數。」其中王先生經眼39部。

<sup>2</sup> 降邊嘉措〈格薩爾的歷史命運〉，《格薩爾的歷史命運》，頁10：「五十年代，曾組織一支很大的隊伍，在廣大藏族和蒙族地區展開大規模的搶救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當時曾收集到藏文手抄本和木刻本七十多部，除去異文本，共爲三十多部。青海省文聯組織社會力量，將這些資料全部翻譯成漢文，鉛印成冊，約爲一千多萬字。」

<sup>3</sup> 《格薩爾王傳》起源何時尚無定說，一般認爲，不早於十一世紀、不晚於十五世紀。見降邊嘉措〈關於格薩爾的產生年代〉，《格薩爾的歷史命運》，頁113-121。

<sup>4</sup> 任乃強〈藏三國的初步介紹〉，見土登尼瑪、周錫銀主編《格薩爾研究叢書》第一輯《藏三國》，頁10-43，1991年。（原載《邊政公論》，1944年第4卷第4-6期）。藏三國，即《格薩爾王傳》。

法為詩歌創作大忌。<sup>5</sup>《格薩爾王傳》之所以未能像希臘史詩或印度史詩一般，極早就由口傳文學固定為書面文學，可能和上層社會的輕視及忽視有關。

正因為上層社會不重視《格薩爾王傳》，所以它才能保有較純粹的庶民性格。《格薩爾王傳》的「執筆者」——歷代說唱藝人，幾乎都是目不識丁的基層民衆。他們不斷地將源自民間的思想、信仰、知識和經驗融入史詩，日積月累，使之成為一部記述藏族庶民文化的大百科全書。<sup>6</sup>在學校教育未興起前，基層農牧民只能從民間資訊中吸取知識，《格薩爾王傳》這部大百科全書就成為庶民大眾學習歷史、地理等知識的重要來源。<sup>7</sup>

雖然「詩性歷史」、「詩性地理」並不同於真正的歷史、地理等知識，然而，廣大庶民卻將之視為真實，並形成牢不可破的印象。因此，《格薩爾王傳》的「詩性歷史」及「詩性地理」，應可作為探討藏族庶民認知外在世界的依據。

基於上述推論，本文嘗試以《格薩爾王傳》唯一一部以漢地為背景的《加嶺傳奇》作取樣，一探該書記錄整理（詳下節）至上世紀五〇年代社會劇變<sup>8</sup>前廣大藏族庶民之漢地印象。

## 貳、故事梗概

《格薩爾王傳》雖以口傳為主，但仍發現若干抄本和刻本。《加嶺傳奇》在雲南、西藏、青海等地就有抄本流傳。<sup>9</sup>漢譯本係根據雲南德欽地區抄本翻譯、整理而成。<sup>10</sup>翻譯、整理者之一徐國瓊先生認為，雲南德欽本為「記錄整理本」，

---

<sup>5</sup> 降邊嘉措：〈格薩爾的歷史命運〉，《格薩爾的歷史命運》，頁 6。

<sup>6</sup> 楊恩洪《民間詩神—格薩爾藝人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 年。第一章〈藝人的地位與貢獻〉對此論述甚詳。

<sup>7</sup> 降邊嘉措：《格薩爾與藏族文化》，第三章〈記載民族記憶的書〉，對此有精闢論述。

<sup>8</sup> 1951 年，在中共壓迫下，西藏被迫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十八軍進駐西藏。一九五六年，撤銷西康省，將金沙江以西地區劃入西藏，改稱「西藏自治區」。一九五九年，達賴十四世出亡印度。中共入藏，引發亙古未有的社會劇變。

<sup>9</sup> 徐國瓊〈論加嶺傳奇之部產生的歷史背景及時代〉，《格薩爾研究集刊》第一集，頁 103，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5 年。

<sup>10</sup> 阿圖、徐國瓊、解世毅翻譯、整理《格薩爾加嶺傳奇》，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4 年。

即「由文人記錄藝人說唱的一種本子或多種同部異文以後，再由記錄者進行加工整理，然後成爲一種比較完整的本子。」<sup>11</sup>記錄整理的年代，徐國瓊先生考訂爲十六世紀或十七世紀。<sup>12</sup>然而，書中多次提及漢地有十八省，則成書不應早於十八省制定之前。康熙二年至六年（1663—1667），將沿自明代的十五省改制爲十八省。<sup>13</sup>十八省之說傳到藏區需要時日，因此，雲南德欽本的成書年代，當在改制後的若干年乃至數十年之後。

《加嶺傳奇》以格薩爾王前往加地（即漢地，藏人稱漢地爲加那）除妖爲主軸，大意如下：

加地皇帝噶拉耿貢娶龍王公主尼瑪赤姬爲后，生下公主阿貢措。後因各界神祇卜得皇后尼瑪赤姬是從「魔女血肉中分化出來的妖女」，決定收回其陽壽，於是設計使其著了「口魔」、「眼魔」，因而一病不起。皇后病篤時，對皇帝說：「我死了以後，請皇上用綢緞把我的屍體包裹起來，並乘屍體還暖和的時候，放置到一絲光線都無法透入的黑房子裡。同時，請你把太陽關進金庫，把月亮關進銀庫，把星宿關進螺庫；天上的鳥不能飛翔，空中的風不許吹動，水中的魚不能遊動；要使加地的貨物不得運往藏地，藏地的貨物不得運往加地，要把溝通加、嶺之間的黃金橋砍斷；要在加地頒佈嚴峻的法令，使加地到處密布黑森森的法網。如果能照此去辦，我用三年的時間恢復血脈流動，用三年的時間生長肌肉，再用三年的時間調和氣脈、生長筋骨。這樣我就得了鐵的生命，待我復活以後，我將成爲加嶺兩地人們的命主，對於釋迦佛教我將是他的教敵。」又囑咐皇帝必須嚴守秘密，如果被嶺國的格薩爾王知道了，「就會到加地來，用烈火把我的屍體焚化，並在加地弘揚佛法，使佛法的勢力在加地比天還高。」

皇后的遺言被公主阿貢措偷聽到了，決定大義滅親，乃聯合其好友（合稱七姊妹），暗地致函格薩爾王，請其前來加地除妖。格薩爾王欣然應約，先以五年時間征服木雅及阿賽，取得滅妖必備的法物，然後率領十二名隨從，東行百餘日

<sup>11</sup> 〈論加嶺傳奇之部產生的歷史背景及時代〉頁 108。

<sup>12</sup> 〈論加嶺傳奇之部產生的歷史背景及時代〉頁 109-117。

<sup>13</sup> 康熙二年（1663）分陝西省爲陝西、甘肅兩省；三年，分湖廣省爲湖北、湖南兩省；六年，分江南省爲江蘇、安徽兩省；至此全國共有十八省。見《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地理》上述各省條。

來到加地邊區。公主阿貢措勸皇帝派人前往迎接，但皇帝不信其為格薩爾王，連續派出妖使、惡狗及魔鳥，皆為格薩爾王所取得的法物所破；又派出毒蛇，則為格薩爾王所取得的法物所毒殺。在公主的撮合下，格薩爾王前往加地京城拉伍卻宗會見皇帝，皇帝以比辯論、比幻術、比美貌、比賽馬、比力氣、比擲骰子、比擠奶、比射箭、比服飾等留難格薩爾王，但皆為其隨從所敗。皇帝連遭敗績，心移神馳，格薩爾王趁機分身為二，以化身潛往宮中找到皇后尼瑪赤姬的妖屍，帶往天地接壤處焚化。

加地皇帝回宮不見皇后屍體，料定為格薩爾王所為，大怒，下令施以種種酷刑，但未傷其分毫。皇帝又下令以穢物破其法力，格薩爾王迫不得已，乃神變為護法神，高與天齊，一手持法器，一手抓起皇帝，責其罪過，並迫其廢除惡法、廣行善事。皇帝一一答應，並願禪位於格薩爾王。格薩爾王表示此行純為拔救蒼生、護持正法，無意於加國領土。誅妖大功告成，格薩爾王一行啓程返國，公主等七姊妹前往送行，不勝依依之情……。

## 參、漢地印象

本文藉分析《加嶺傳奇》漢譯本書文，試探昔日藏族庶民之漢地印象。經歸納約有下列數端：

### 一、漢情認知

國人研究《格薩爾王傳》先驅之一——任乃強先生，一九四七年曾撰〈關於格薩到中國的事〉<sup>14</sup>一文，指出（《加嶺傳奇》）「所敘中國皇帝宮內情形，全與漢情不合。」「撰此文者，猜想中國皇宮亦如西藏之宮殿，可容平民遊丐繞行其下。而中國公主可隨便與外人過往，足見其為未至中國之人。」任先生可能不了解民間文學的口傳性特點。《格薩爾王傳》乃由歷代說唱藝人集體建構而成，所反映

---

<sup>14</sup> 任乃強：〈關於格薩到中國的事〉，見土登尼瑪、周錫銀主編《格薩爾研究叢書》第一輯《藏三國》，頁 53-58，1991 年。（原載《康藏研究月刊》，1947 年 9 月第 12 期。）

的不是少數人的識見，而是廣大民衆的共同印象。事實上，在昔日的條件下，《加嶺傳奇》合於漢情之處並不算少，經筆者查閱書文，至少有下列諸項：

1. 天封皇帝（頁 2，指首次出現頁次，下同），已知漢皇「受命於天」。
2. 十八省（頁 2），書中屢屢出現，足見已成爲藏區庶民之普通常識。
3. （加帝）嬪妃足有 1500 人（頁 2），事實較此爲多，但藏區庶民已知漢皇嬪妃、宮女多至上千。
4. 到五臺山文殊菩薩面前焚香齋戒（頁 7），五臺山爲文殊菩薩之主要道場，與事實相符。
5. 向東方普陀山觀自在菩薩頂禮（頁 11），普陀山在我國東方，爲觀音菩薩之主要道場，與事實相符。
6. 在那東方加地（頁 17），知道漢地在藏區之東。
7. 漢綢（頁 46），知道漢地產綢。
8. 漢地種茶人說（頁 163），知道漢地種茶。
9. 一因那裡（漢地）的皇帝權勢大，……二因那裡人多地域廣（頁 173），知道皇帝權高位尊、漢地人衆地廣。

在藏、漢絕少往來，而且除了口傳並沒有其他傳播媒體的時代，藏地庶民對漢地有這麼多正確的認識，相當難能可貴。至於《加嶺傳奇》中人名、地名的藏化，如京城拉伍卻宗、皇帝噶拉耿貢、皇后尼瑪赤姬、公主阿貢措等等，並不能單純解釋爲無知。民間文學以口頭性爲要件，爲了順口，自不宜加入過多外來語彙，使之詰屈聱牙。再說，民間文學緊扣民間的心理、經驗和感情，具有牢固的草根性。因此，民間文學如以域外爲背景，就必須轉化爲己身的文化模式，世界各地的民間文學大多如此<sup>15</sup>，《加嶺傳奇》並非特例。

## 二、上國尊崇

《格薩爾王傳》以描寫征戰爲主。在史詩中，格薩爾王威震列國，武功赫赫。

<sup>15</sup> 如《天方夜譚》故事〈神燈〉及源自波斯民間故事的〈杜蘭朵公主〉，背景皆爲中國，但全無中國文化色彩。

然而，《加嶺傳奇》中的格薩爾王卻一反常態，非但未對漢地刀兵相加，反而極其謙卑、禮讓。深植藏區庶民心目中的上國印象，當為其主因。

《加嶺傳奇》開篇即說：「文殊菩薩所保佑的摩訶支那地的京都拉伍卻宗宮城裏，有位權力無邊的天封皇帝噶拉耿貢，他是加地十八省的主人，又是許多小國的首領；他的外臣無數，內臣萬千，宮中嬪妃足足有一千五百人。」（頁 2），以「摩訶」（大）稱述漢地，以「天封」稱述皇帝，又強調皇帝權力無邊，足見漢地與皇帝在藏族庶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為了「給加地皇帝解憂慮」（頁 10）及護持正法、解萬民倒懸，格薩爾王以五年的時間征服木雅及阿賽，取得前往加地必備的法物，然後帶領十二位隨從動身。格薩爾王只帶少數隨從而不帶兵馬，正是藏區庶民視漢地為上國的表徵。臨行時，總管王以唱詞勸誡格薩爾王：漢地人多、地廣、兵強無敵，皇帝權勢又大，必須小心謹慎。（頁 173）格薩爾王到了邊界，皇帝並未遣使前來迎接，反派出妖使等前往加害。格薩爾王不禁興起不如歸去之歎（頁 202），並無意強行晉見，這是視漢地為上國的另一表徵。

在公主的撮合下，格薩爾王終於見到了大皇帝，格薩爾王對「天地間的大自在、至高無上的轉輪王」（頁 265）說：「天地間黑頭人類<sup>16</sup>的大皇帝啊！祝福您御體安康，幸福快樂。」（頁 265）隱然存有君臣關係。當皇帝對格薩爾王迭施酷刑，大臣丹瑪和穆穹看不過去，要格薩爾王還以顏色，格薩爾王回答：「加地皇帝和一般凡人不同……我不能讓皇帝受半點損傷。」（頁 283）直到皇帝要以穢物破其法力，格薩爾王才在天母的諭示下，神變為護法神，迫使皇帝就範。

《加嶺傳奇》所顯現的上國尊崇並非偶然。佛教是西藏文化的命脈，元、明、清三朝對藏傳佛教及其政教領袖、活佛、喇嘛無不尊崇有加。這種行之近七百年的羈縻政策，除了權謀之外，應該還有宗教信仰的意義存在。以元初、清初之盛，實無羈縻之必要，但元初及清初對於藏傳佛教最為尊崇。元世祖奉八思巴為帝師<sup>17</sup>，

---

<sup>16</sup> 猶言黔首，意為百姓。

<sup>17</sup> 陳慶英：《元朝帝師八思巴》，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 年。此書對元世祖之尊崇藏傳佛教敘述甚詳。



清高宗爲了迎接六世班禪而努力學習藏語<sup>18</sup>，這些行爲不能單純以「羈縻」視之。歷朝所種善因，使得藏族視漢地爲上國，並對漢地產生孺慕之情。

復次，西藏雖於西元一二五三年進入中國大家庭<sup>19</sup>，但藏族向來享有高度自治權。《加嶺傳奇》德欽記錄整理本可能成書於清初。清初時，朝廷與西藏的關係較爲緊密。<sup>20</sup>「帝力何有於我哉」的廣大庶民，或許較以往更能聽到有關漢地及天封大皇帝的傳言。這從「十八省」一詞的進入史詩可以得到證明。

### 三、友誼和合

格薩爾王前往加地除妖，除了宗教目的（把佛法傳到加地）和經濟目的（把加地貨物運到藏地），還有「給加地皇帝解除憂慮……打開加地法紀大門」（頁 179）的道義目的。事成之後，皇帝對格薩爾王說：「嶺地處處是雪山草原，氣候寒冷，土地貧瘠，財富不足，衣食困難；我這加地，山清水秀，美麗富饒，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財寶充裕，衣豐食足；我膝下無子，僅有小公主阿貢措是我的繼承人，可是他年幼難以執掌國政，請大王留在此地，作十八省的聖主，統領十八省的百姓，共享幸福生活。」（頁 288）格薩爾王婉拒，娓娓唱道：

……

歷盡千辛最後才到達加地，  
自從見到加帝尊容那天起，  
直到火化了皇后屍體那天止，  
我大王想的是加嶺兩地的友誼。

<sup>18</sup> 許得存、卓永強譯：（嘉木央·久麥旺波著）《六世班禪洛桑巴丹益希傳》，頁 482，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十四章〈在熱河與乾隆皇帝會晤〉，可以看出乾隆對班禪的禮遇與尊崇。

<sup>19</sup> 西元 1253 年忽必烈進軍大理，得勝後移師西進，吐蕃請降，忽必烈派大將兀良哈坐鎮吐蕃，但允許藏人自治。1260-1268 年，世祖曾三次派人至藏地調查戶口，與朝廷的關係更爲緊密。見徐國瓊〈論加嶺傳奇之部產生的歷史背景及時代〉「時代留下的印記」一節。

<sup>20</sup> 湯世安譯（多卡夏仲·策仁旺傑著）：《頗羅鼐傳》，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年；及周秋有譯（L·伯戴克著）：《十八世紀前期的中原與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年。兩書對清初藏局論述甚詳。

想不到竟會觸犯了加地的國法，  
受盡了各種酷刑難盡提，  
刑罰下苦渡歲月一年整，  
爲的是加嶺兩地的友誼。(頁 292)

.....

我嶺地大王格薩爾，  
並不是爲了錢財到加地，  
也不是貪戀加地的美女，  
只是爲了加嶺兩地的友誼。

加地疆土我無心要，  
加地的王位我無心坐，  
我只想執行天神的命令，  
解除衆生苦難心裏就歡愉。(頁 293，294)

《加嶺傳奇》提及藏、漢友誼之處尚多。格薩爾王一行在邊境等待晉見皇帝時，能言善道的謀臣穆穹夜得一夢，擠奶能手多鍾姑娘爲之圓夢，唱道：

.....

大臣向宛的帳頂上，  
有一匹漢綢飄起，  
那漢地白綢出現在藏地，  
象徵著漢藏兩家的友誼。(頁 208)

.....

夢中看見橋頭來了七姊妹，  
那是不受法紀約束的七姊妹，

橋兩頭互相唱曲來逗趣，  
象徵著加嶺兩地的友誼。(頁 210)

.....

穆穹在黃金橋橋頭果然遇到了公主等七姊妹，雙方開始一來一往逗唱，巧嘴姑娘魯姆措提出一連串問題要穆穹回答，其中一問是：

九股河上的黃金橋，  
奠基的人是什麼人？  
請的安橋神仙是哪個？  
最先過橋的又是什麼人？(頁 231)

穆穹回答：

請來了文殊菩薩來安橋，  
紫騾最先從橋上走過去，  
加地百姓把金橋來修建，  
象徵著加嶺之間的友誼。(頁 235)

格薩爾王功成圓滿，告別皇帝，起程回國，七姊妹前往送行，臨分手時，魯姆措唱道：

.....

不同顏色的哈達有十八條，  
是我們姊妹七人的告別禮，  
雙手把哈達獻給雄獅王，  
願加嶺世世代代傳友誼。(頁 309)

.....

世上的人需要互相幫助，  
國與國需要互相依靠，  
衛地<sup>21</sup>離不開加地，  
加地衛地需要結友誼。(頁 310)

.....

在友誼的祝福聲中判袂而去。誠如徐國瓊先生所說：《加嶺傳奇》「確是一曲讚美加嶺兩大民族友好交往的頌歌。」<sup>22</sup>徐國瓊先生另有專文，論述《格薩爾王傳》中的漢藏友好關係。<sup>23</sup>

藏、漢兩大民族間的友誼，並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唐朝時，唐與吐蕃曾經對立，但從穆宗長慶三年（835）雙方達成互不侵犯協定、樹立「唐蕃甥舅會盟碑」後，藏漢之間即不再交鬭。從元朝起，藏傳佛教受到朝廷尊崇，藏地也成爲國內其他族裔心目中的佛國。有清一朝，朝廷和西藏的關係較爲緊密，但只見其扶危濟傾，不見其以衆凌寡。<sup>24</sup>從歷史上看，藏、漢之間確並沒有不友好的條件。

另一方面，藏族居地以青康藏高原爲主。由於關山阻隔，在上世紀五〇年代之前，藏、漢之間仍然極少往還。藏族一心向佛，無意於漢地的富庶繁華。北方游牧民族動輒「南下牧馬」，藏族則無此欲望。漢族雖非虔誠佛教徒，但儒釋道三教思想深入人心，對於藏傳佛教以及活佛、喇嘛，也不致不心生敬畏。彼此保持距離，又存有朦朧的好感，或許是友好的另一原因吧。

至於皇帝噶拉耿貢的昏聩不明，以及以種種比試留難格薩爾王，當係根據文

---

<sup>21</sup> 西藏舊時分衛(前藏)、藏(後藏)、康(喀木)、阿里四部。

<sup>22</sup> 徐國瓊〈論加嶺傳奇之部產生的歷史背景及時代〉頁 105。

<sup>23</sup> 徐國瓊〈論格薩爾史詩中的藏漢友誼〉，頁 89-94。

<sup>24</sup> 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軍入藏殺退入寇之準噶爾，乾隆五十六年（1791）清軍入藏殺退入寇之廓爾喀，皆其顯例。

成公主故事<sup>25</sup>敷衍而成。文成公主故事是藏漢爭雄時所留下的歷史印記，並不能代表和平時期庶民對皇帝的印象。

## 肆、結論

經由上述分析，藏族庶民之漢地印象約略有三：(1) 於漢地並非一無所知，(2) 視漢地為上國，(3) 對漢地心存友好。本文附帶發現，《加嶺傳奇》漢譯本所依據的抄本雲南德欽本，其記錄整理年代應在康熙六年（1667）之後，較該書翻譯、整理者徐國瓊先生之考訂為晚。

史詩《格薩爾王傳》各卷出現抄本之前，早已在民間流傳，且一面流傳、一面修訂增補，這是口傳文學的特色。《加嶺傳奇》漢譯本所依據的抄本——德欽記錄整理本，絕非這部史詩的原始面貌，因而較嚴謹地說，本文所提出的藏族庶民漢地印象，應為記錄整理至上世紀五〇年代社會劇變之前的印象。至於同時期上層社會的漢地印象，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加嶺傳奇》德欽記錄整理本傳唱至上世紀五〇年代，已將近三百年，這期間漢藏關係當然並非一成不變。但所謂「變」，恐怕僅止於藏族上層社會。就上世紀五〇年代以前而言，一九〇四年英軍入侵拉薩、達賴改走親英路線，一九一〇年四川總督趙爾豐率兵討伐、攻入拉薩，辛亥革命後西藏形同獨立等等，這些變動並未撼動西藏的社會結構，也就影響不到廣大庶民。西藏的社會劇變是上世紀五〇年代以後的事。

本文有待廣稽文獻，徵稽耆宿，以免管窺蠡測，囿於見聞。如能在藏區作漢地印象社會問卷調查，古今相參，或許尚有現實意義。筆者無力深入開展，但亟盼得到中外學者回響。

<sup>25</sup> 根據藏族民間故事及藏戲，藏王棄宗弄贊（松贊干布）以武力為後盾，派遣使臣祿東贊（倫布噶）向中國皇帝（唐太宗）請婚，皇帝以種種難題刻意留難，皆為祿東贊破解，不得以只好許婚。文成公主，藏人稱甲木薩，西藏史書《西藏王統記》第十三章「迎娶甲木薩漢公主」，對此敘述甚詳。見劉立千譯注（索南堅贊著）《西藏王統記》，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西藏王統記》1388年成書。

## 附記

這篇論文的初稿於「第四屆國際格薩爾王傳學術研討會」(蘭州, 1996) 宣讀, 迄未正式發表。二〇〇八年春, 拉薩發生暴動, 漫延西藏及青海、四川、甘肅、雲南等藏族地區。西方借此杯葛奧運, 西藏問題受到世人關注。筆者從箱箠中找出舊作, 經過訂正、增補, 再加上英文摘要, 而成本文。對於西藏問題, 本文或許可以提供部份答案。

## 主要參考文獻：

- 1.任乃強《藏三國》，1930-1947年作品，收土登尼瑪、周錫銀主編《格薩爾研究叢書》第一輯，四川省《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1991年。
- 2.阿圖、徐國瓊、解世毅翻譯、整理《格薩爾加嶺傳奇》，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4年。
- 3.徐國瓊〈論加嶺傳奇之部產生的歷史背景及時代〉，《格薩爾研究集刊》第一集，頁103-118，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5年。
- 4.徐國瓊〈論格薩爾史詩中的藏漢友誼〉，《雲南社會科學》第六期，頁89-94，1989年。
- 5.降邊嘉措《格薩爾的歷史命運》，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
- 6.降邊嘉措《格薩爾與藏族文化》，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4年。
- 7.楊恩洪《民間詩神—格薩爾藝人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年。

收件日期：97年07月15日

審查通過日期：98年06月16日

